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毅 宗慄

王承

褚翔

從父兄洽

蕭介

褚球

劉孺

弟賢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綏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

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
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暎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
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竝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
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
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
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諱出爲南
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
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
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
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
蕭琛金紫傅昭在坐竝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
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

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饒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尙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尙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畱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諱今日威明昨宵奄復

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道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苑
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
過隳永歸長夜金刃掩苾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
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
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
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
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
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
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襄猶據郡拒守大寶二
年世祖命徵襄赴江陵旣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
尙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尙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
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襄著幼訓以誡諸子其

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
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
糝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
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
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
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
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
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
國劉穀南陽宗懷與襄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穀字仲寶晉丹陽尹眞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

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
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穀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
遇歷尙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尙書國子祭酒餘如
故

宗慍字元慍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
焉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
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
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卽位以爲尙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
遷吏部郎中五兵尙書吏部尙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
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
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

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尙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諡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蔡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亾沒向哀毀若成人者

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尙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眾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卽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

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尙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僕射父惠蒨齊左民尙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尙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

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
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
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
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
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
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竝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
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
重之遷都官尙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
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
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
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
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赦容納臣聞凶人之

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
劉牢反王莽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
性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
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
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
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
耳今旣亾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
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
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
淮之純臣事迹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尙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
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亾亦
有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

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
從兄珍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
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
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
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尙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
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
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
軍鄱陽王主簿尙書闕中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旣
近畿重鎮史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
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內史坐

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暉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竝尙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

俸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
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
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
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
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尙書中大同中出爲
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
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
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
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
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

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常
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
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
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
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
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
洗馬尙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
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
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
竝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
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

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竝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

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
闕除尙書左丞性聰敏尙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
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
覽劾奏竝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
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
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
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邵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
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
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
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
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

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叅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

獻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
己已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竝工屬文
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
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
簿遷尙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
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
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
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
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靈遠長史行
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
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綱疏濶百姓

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
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尙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
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肅粲
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
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
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
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
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尙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
之復爲尙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
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尙書僕射承
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
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

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竝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
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
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
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
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
遷侍中兄弟竝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
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
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尙書
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
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

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
竝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
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
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
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
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尙書殿中郎太子舍
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尙書左丞末年專尙釋教爲新安太
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
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旣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
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竝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終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傳歧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渾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顥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卽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

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閒無所犯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尙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性嘗入一作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頽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尙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眾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眾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巍然自若高祖

甚嘉焉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
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
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
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
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
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暮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卽日有詔舉哀贈
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諡曰
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
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尙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
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尙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
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

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緘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竝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搃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亾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尙書三公郎

傅歧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珍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歧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尙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歧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

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眾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

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竝然之
歧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閒故令貞
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
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
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
從異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啟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
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
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
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歧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
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
歧獨言於眾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
終爲賊所詐也眾竝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歧勤

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歧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偽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終

金陵書局所
藏古閣本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嶷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禧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竝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

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
僕左衛率領直竝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畱宿
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
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
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
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
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
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
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安
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
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
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

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畱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眾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眾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

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
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
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
危逼獨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
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
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其平凶逆謂眾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
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
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眾軍旦日
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
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
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
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兇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

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盾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盾以水軍截其後叔盾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

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戍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尙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璠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眾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啟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

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
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
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竝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
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
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
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
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
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岷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
州爲土民所害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
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
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

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
景圍京城岷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
沈浚違難東歸岷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
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
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岷舉義於
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岷征
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岷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
榮號畱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岷曰若早降附
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岷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
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
鑿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岷岷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
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眾軍皆土崩岷乃釋戎服

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嶮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
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
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竝有能名人爲中書郎尙書左丞侯景
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竝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旣盟
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
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
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尙支百日將軍儲
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眾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
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
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

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嶷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恆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畱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

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
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
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終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
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
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
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
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
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
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

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眾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眾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眾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戮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

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釁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盜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

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竝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

所乘馬及爲啟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
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
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
師大連率眾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
賊田頽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
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
設備以待之會將雷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
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迫
寇手恆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亾但聽
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亾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

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

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眾乃自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

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恆云若有眾生應受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眾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頰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

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竝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姓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

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恆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眾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

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
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
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
憾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
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
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
徐文盛督眾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

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苦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諡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旣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終

金饒齋局
汲古閣本

梁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
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
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
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
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
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
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
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
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

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文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
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
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
僧辯對曰僧辯會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
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
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竝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
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
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
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
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
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齋仗
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

旨使我鎖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鎖于牀側
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
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
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
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
杜崩竝會僧辯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眾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
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
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
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竝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
僧辯乃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
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荅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
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磯僧辯

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荅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竝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檀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還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蟇車填漘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

祖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泐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
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眾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
仍督諸軍渡江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
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眾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
護斬首千級子仙眾退據倉門帶江阻險眾軍攻之頻戰不剋景
旣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眾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
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
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
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
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
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尙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
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尙書令征東

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眾軍齊集得時更進
頃之世祖命江州眾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
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
從竝蒙優荅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
兗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剋之先是陳
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僮多謀策
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旣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
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
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
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
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
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

含靈刳肝斫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會卑宮春
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
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纏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鱸豈
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會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
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
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
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
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尙在
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
嗣膺鴻業以至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
物先身帥眾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其誅其責臣僧辯臣霸先同
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

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
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舫千艘竝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
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還縮悉使大艦夾
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還爭出趨之眾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
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
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
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
死欲爲一決我眾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
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
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還也北走朱方於是景
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眾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柶失火燒太
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相

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旣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旣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荅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倉邑五千戶侍中尙書令鼓吹竝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眾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

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弼等眾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竝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弼杜龕竝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

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尙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
遂獲賢明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
辭云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眾軍竝進未之許也而
武陵王擁眾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
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眾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
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
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眾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
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邗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眾繼之時
陳霸先鎮建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熟卽
畱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
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
敗之僧辯率眾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

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御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尙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燮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大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眾據東關還保合肥灑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眾竝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

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恆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尙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旣修我戎補茲衮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旣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旣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畱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旄宇毀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

陽王眾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
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秦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
下流荆陝之眾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
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
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秦兵驍猛難與爭銳眾軍若集吾便直
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尙有饑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
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
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
錄尙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
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
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
莫不嗟尙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閒復相掩襲梁主不能

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
睽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髮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
陵年甫十餘極爲沖藐梁釁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
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
舊好存亾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
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
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冤逆清河王岳前救
荆城軍度安陸旣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
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艦迎
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
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
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

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眾拒戰敗績僧辯
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啟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
及下船荆城陷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竝同契
周旣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
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迹上呈觀視將
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
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
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啟事以
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荅曰姜嵩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
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
建武宗祏至於丘園板築尙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
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逮藩維

浚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
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
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荅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
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
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
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
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
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
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
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昊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
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
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

啟曰員外常侍姜翬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
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
敵不念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
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
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人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
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勳
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啟以聞僧辯因求
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
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
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
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
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

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
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
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
但公憂勞之重旣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
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廻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
眾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
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僧辯
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
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
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
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
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

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
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顓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尙數十人眾軍悉
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
共顓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
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
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
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
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
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
弟頌少有志節恆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
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

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
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
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頃一作項城城陷復没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西錄事參軍

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
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
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
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
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
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
安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
引卻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
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
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
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
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眾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

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
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
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眾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
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
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
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
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
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眾
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
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竝授文盛節度
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州又與相持侯景

聞之乃率大眾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
輕進又甚饑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
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眾咸
憤怒杜幼安宋遙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
歸會景密遣騎從閒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荆
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
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
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
荅曰門外不見卿馬迹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荅遂死獄中
杜蔚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
焉祖靈啟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
隨南平王偉畱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

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
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卽懷寶第七
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
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
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
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
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
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
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
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
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
邢一作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

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眾卻崩
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眾而遁時
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
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
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破口至
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邁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
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實聞清靜奄致殞
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崩兄弟九人兄
嵩岑崑岷巖岸及弟幼安竝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同歸世祖世祖以
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
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

其兄嘯於南陽嘯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嘯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眾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眾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

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眾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眾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

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婿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旣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禱於長城反爲禱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龕龕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眾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龕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

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
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
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
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
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恆冠諸軍頻敗景值郢
州陷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顥少知名釋褐奉朝請
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
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
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
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
宛陵女子

沈崇儔

荀匠

庾黔婁

吉玃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杯

劉霽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
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
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喻羣之迹彰於視聽
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
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
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

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
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纒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
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
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
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
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
人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
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
床寢母爲猛獸所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
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表
門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
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
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
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
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
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
每夜恆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
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
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
舉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
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
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葺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

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
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
及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
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
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
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
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
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旣至家貧不
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
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頽皮骨裁連
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

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額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
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
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
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
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蚪宗測竝歎異之
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合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
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
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
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
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
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

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亾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尙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尙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玃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玃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

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玃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玃乃搗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玃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玃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荅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玃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玃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

年苦求湯鑊。玠對曰：「凡鯤鯨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齧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什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玠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玠弗聽，曰：「玠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玠曰：「異哉！王尹何量玠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玠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玠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玠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
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
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
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
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
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
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旣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
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

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
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
須與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

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磨俱師事南陽劉
蚪蚪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蚪家人荅云是外祖
亾日時蚪母亦亾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蚪歎曰韓生
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
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
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
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
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會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
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
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

安西行參軍父亾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亾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何烱字士光廬江灣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烱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朞竝通五經章句烱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烱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尙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函藉地腰虛腳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潁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

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制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亾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尙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闕三字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沙令卒

江杯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精光祿大夫杯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杯侍疾將替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杯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
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舊乃因智者啟捨
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
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
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
故井井水清列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
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杯性靜好老莊
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杯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
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
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
血家貧與弟杳啟相篤勵學旣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

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
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
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
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
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亾霽廬于
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
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
在文士傳敵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
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
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竝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
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
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饑彊食終
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
匹因名之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
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
後吏部尙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
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
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
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人附境上交兵蘭母
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旣至
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

以飲粥藺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藺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紉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終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

梁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
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
魏正始以後仍尙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
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
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
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
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
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

六律改斗曆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
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因樹抑此之由朕曰旻罷
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
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
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
爲吏十數月閒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
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
國君臣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
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
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
敷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
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

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
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
選今竝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
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
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
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
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
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
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
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
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旣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

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人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鬻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尙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錄北記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

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
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
以佟之爲尙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
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
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
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瓌之中書
郎父濛早卒縝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眾講
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
年去來歸家恆苾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
聊無恥愧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
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監

夔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旣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

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還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亾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

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

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蓋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繇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旣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荅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

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景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

金盞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
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
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
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
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
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
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
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
二而一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
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
等價連城驪駟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
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

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盍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亾彊死者眾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茫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

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
續致使兵挫於行閒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
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
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
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會會不可
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
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
僧難之而不能屈續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
士卒官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
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
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

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會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旣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

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旣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尙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

高祖方創定禮樂場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
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於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
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
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
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
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
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
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
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眾前後再
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
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
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

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旣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

以成服日單衣一曰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
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
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
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
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會理無傳祀子
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
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
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
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
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
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
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

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

一作尋

諸侯之子尙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

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

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

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

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

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

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

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

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

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

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

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

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耶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
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
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
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
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
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
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
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
服之五月貴賤竝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
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
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

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尙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

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竝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眾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尙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俶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諡之後也諡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諡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賢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竝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

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閒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白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尙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

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
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
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
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
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
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
梁官啟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
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
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
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
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

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昇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旣逢平

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
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
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終

金陵書局所
藏古本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尙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招采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一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

傳云

到沆字茂瀼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撝齊五兵尙書
沉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
所遺失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
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
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
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讌華元殿命羣
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
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尙書郎在職清能或人
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漑洽竝有才名
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
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
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

馬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
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竝
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
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
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
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
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
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
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
北伐遲爲詔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
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

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愐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俊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他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亾沒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尙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尙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漑漑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

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關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旣長清警

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尙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竝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比

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
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
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摭
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
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
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
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
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
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
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忌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
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忌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
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

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
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
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
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
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
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
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
摧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有別
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
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
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藩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
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

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旣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尙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緡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尙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緡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征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
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
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
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
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
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
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尙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
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
文章與劉孝綽竝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
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詩名
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竝爲

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
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岍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
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
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曰
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
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尙
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
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
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傖楚應在
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眾

口敕付尙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爲監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
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爨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
中郎晉安王記室爨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
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情性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
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響幽微籍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
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曷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
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
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
班婕妤好將百年閒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

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
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
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
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
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
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
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
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
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
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
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

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辭人作者因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

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驚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
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
策眾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
人謝眺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得黃
身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爍觀王公縉紳之士每
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竝汎朱
紫相奪誼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
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爍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
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
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
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
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輅議

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岷
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
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
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
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
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
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
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
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
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
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
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
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
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
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
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
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
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鱖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